

# 士人學術交遊圈：一個學術史研究的另類視角 (以宋代四川為例)\*

鄒重華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

## 引言

研究歷史上士人間的交遊關係，歷來不乏其文。<sup>1</sup>但多以一人為中心，考訂與之有交往的士人，一一加以介紹，多屬資料彙集性質；或討論二至數人間的交遊關係，範圍較窄。

近十年來，出現了幾篇在研究士人交遊關係方面饒有新意的文章。日本學者伊原弘教授在1991年8月中旬舉行的北京「國際宋史研討會」上，宣讀了題為〈宋代知識分子的基層社會——以汪應辰的交往關係為中心〉的論文。<sup>2</sup>伊原氏檢討以往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特定的政治性的地域婚姻關係和交流關係等為中心而進行的考察。伊原氏對海內外學者長期以來研究宋代士大夫交遊關係側重點之概括是準確的，而他本人過去的研究傾向亦如此。<sup>3</sup>儘管伊原弘收入論文集的這篇文章內容不完整，

\*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承蒙學友段玉明君提供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sup>1</sup> 如楊慶存：〈蘇軾與黃庭堅交遊考述〉，《齊魯學刊》1995年第4期；向以鮮：〈劉克莊交遊考III〉，載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25-43；胡益民：〈趙師秀交遊考〉，《文獻》1991年第2期；曹寶麟：〈米芾與蘇黃蔡三家交遊考略〉，《中國書法》1990年第2期；張宏生：〈《江湖集》編者陳起交遊考〉，《文獻》1989年第4期；龔放：〈陸遊與范成大交遊考〉，《南京大學學報》1986年增刊。以上舉研究宋代的文章為例，其他朝代的研究亦大致如此。

<sup>2</sup> 載鄧廣銘、漆俠（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543-55。

<sup>3</sup> 參見伊原弘：〈宋代明州における官戸の婚姻關係〉，《中央大學大學院研究年報》1號（1972年3月），頁157-68；〈宋代婺州における官戸の婚姻關係〉，《中央大學大學院論究》6卷1號（1974年3月），頁33-43；〈宋代官僚の婚姻の意味について〉，《歴史と地理》

但他在「結語」中提出宋代士大夫間的學問紐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卻是頗值得留意的。<sup>4</sup>

1995年12月，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蕭啟慶教授在臺北「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sup>5</sup>蕭氏從社會文化史角度，研究元朝各族士大夫通過姻戚、師生、座師與同年、同僚、同鄉為經緯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文人之間通過詩文唱和、觀書讀畫、題跋贈序等活動以切磋攻錯和敦睦情誼的文化互動，從而探討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在族群融合上的意義。其研究視角新穎。

1996年6月下旬，「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提交會議的〈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sup>6</sup>一文，在第三部分的第二節，討論了「以王葆等人為中心的崑山士人交遊圈」，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對研究南宋前期蘇州崑山之士人交遊圈，作了有益的嘗試。

概而言之，迄今為止，除伊原弘嘗試探討汪應辰個人的交遊關係以外，尚未見有其他從學術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上士人（尤其是士人群體）交遊圈的論著發表。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學術文化發達，並形成京洛（開封、洛陽）、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中心。筆者在探討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的過程中，試從士人學術交遊圈的角度加以研究，發現整個兩宋時期，四川地區都存在著士人學術交遊圈子，尤其是以成都府為中心，聯接周圍諸多州縣的士人群體，

〔上接頁97〕

254號（1976年），頁12-19；〈宋代の浙西における都市士大夫〉，《集刊東洋學》（仙臺：東北大學中國文史哲研究會）45號（1981年5月），頁44-62；〈宋代の士大夫覺を書——あなたに問題の展開のために〉，載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史研究報告第二集《宋代の社會と宗教》（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頁257-96；〈中國知識人の基層社會——宋代温州永嘉學派を例として〉，《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4號（802），頁82-103。

<sup>4</sup> 伊原氏為彌補傳統研究之不足而撰寫的上述論文，除序言和結語外，共分三部分：（一）信州的地理位置；（二）汪應辰生憑；（三）交遊錄。令人遺憾的是，收入論文集的這篇文章並不完整，第三部分僅有一不足三百字的簡單說明，而伊原氏根據《宋史》及《文定集》（汪應辰撰）的相關內容製成之汪應辰交遊圖表及其分析探討均付諸闕如。

<sup>5</sup> 蕭啟慶：〈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載《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96年），頁165-90；後改名〈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203-42。

<sup>6</sup> 鄧小南：〈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81-109。

形成龐大的西川士人學術圈。這一研究角度，有別於以著名學者為代表，以其著作、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學術史研究取徑，對瞭解一時一地之學術風氣、學術發展和學術流派之形成，以及學者間的互動關係，均甚有助益。本文即以宋代四川為例，從士人學術交遊圈的角度研究宋代四川學術發展的狀況，嘗試探索另一種學術史研究的視角，俾作為傳統研究方法之補充。

由於士人宦遊四方，下述士人的學術交遊關係，並非都發生在四川本土，但無論在何地，大多是他們在故鄉建立的交遊關係的延伸而已。同時，蜀籍士人宦遊四方，外地士人宦遊四川，使蜀籍學者又與其他地區的學者有著廣泛的交往關係，從而形成更大的學術網絡。換言之，一地之士人學術圈，不可理解為一個封閉的群體。限於篇幅，除必要情況外，本文一般不涉及蜀籍士人與外籍士人的交往關係。

### 北宋前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唐末五代，四川社會相對較安定，統治者又喜好文藝，故成為北方士人避亂之所。自安史之亂以來，有大量的士人家族遷居入蜀，為四川的士人社會增添了新鮮血液，成為宋代四川學術發展的重要生力軍。<sup>7</sup>但在北宋初期，四川士人因五代之動盪，安於鄉里，不樂仕進，士人學術圈子亦較狹小。這時之主要學者有樂安先生任奉古及其弟子李旼等人。

宋初蜀士不樂仕進，張詠首次治蜀（太宗淳化五年至真宗咸平元年〔994-998〕），訪察到有學行而為鄉里所服者張及、李旼、張奎等，敦勉其就科舉，結果三人悉登科入仕，蜀中士風為之一變。<sup>8</sup>張及、張達均為成都人，與李旼同郡。《宋元學案補遺》作者將李旼歸為張詠門人，將張及、張達視為李旼同調。<sup>9</sup>實則李旼另有師承，且與二張為同門弟子。此三人中，以李旼在學術上的影響最大。

李旼字渭卿，<sup>10</sup>自號「谷子」，華陽人。張詠治蜀前，李旼以著述為志，不樂仕

<sup>7</sup>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探討〉（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博士論文，1998年），第二章。

<sup>8</sup> 韓琦：〈張公〔詠〕神道碑銘〉，載張詠：《乖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第一〇八五冊，附錄，頁十八上（總頁661）。據范鎮〈載酒亭記群公畫像記〉，仁宗大中祥符時張及為侍御史，張達為職方員外，慶曆時李旼為虞部員外。該文載傅增湘（篆輯）：《宋代蜀文輯存》（香港：龍門書店影印，1971年），卷九，頁六下至七上（總頁146-47）。

<sup>9</sup> 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卷九〈百源學案補遺上〉，頁六十上至六十一下。一說張及為綿竹人。

<sup>10</sup> 本文所提及的學者，一般都在首次出現名字時標出其生卒年。但像李旼這類生卒年不詳者，則只好付諸闕如。

進，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眾。<sup>11</sup>李旼以經術著稱，著述甚豐。<sup>12</sup>張及為楊錫所撰〈哀亡友辭〉中，記述他與李旼、張逵、任玠、楊錫「結文學友，咸治經義於樂安先生〔任奉古〕，悉潛心於六教。然後觀史傳，遍百家之說，探奧索微，取其貫於道者。既積中而發外，遂下筆楮〔著〕文」。<sup>13</sup>

任奉古為成都早期著名鄉先生（民間私學教師），<sup>14</sup>其再傳弟子漢州綿竹楊繪述其學術傳承云：「莊遵以《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凱傳繪。」<sup>15</sup>

沛周郊、廣凱未見其他文字記載，生平不詳，對任奉古所知亦不多。據《宋史·藝文志》所載，任奉古著有《周易發題》、《孝經講疏》、《明用著求卦》（均佚）。<sup>16</sup>《孝經講疏》有張九成解四卷。張九成（1092–1159）為錢塘人，學於楊時，中紹興二年

<sup>11</sup>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百部叢書集成》影《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六〈文儒·李旼〉記：「〔李旼〕為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廷〕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眾。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以為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頁八下至九上）此說意指李旼科舉不第，後因薦而得官，與韓琦〈張公神道碑銘〉所述不同。王說為楊芳燦等：嘉慶《四川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及《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所引用。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澠水燕談錄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云：「〔《郡齋》讀書志〕稱其〔王闢之〕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所記諸條，多與史傳相出入。其間如誰傳佳句到幽都一詩，乃蘇轍使遼時寄其兄軾之作，而誤以為張舜民；又如柳永以夤緣中官獻醉蓬萊詞，為仁宗所斥，而以為仁宗大悅之類，亦間有舛訛。」（卷一百四十，頁1190）據黃休復：《茅亭客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〇四二冊）卷十〈任先生〔玠〕〉，任中正帥蜀之日，曾禮待李旼的學友任玠，後凌策帥蜀，又薦任玠於朝。或王闢之得之傳聞，將兩人之事混於李旼一身。誠如《提要》所言：「然野史傳聞，不能盡確，非獨此書為然。」

<sup>12</sup> 計有《易義》、《孔子弟子傳讀》、《道德經疏》、《道德經音解》、《知命錄》、《該聞錄》、《張乖崖語錄》、《谷子》，歌詩雜文七十卷，《李旼集》十卷等，惜絕大部分已佚。參閱許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頁29–30；范鎮：〈載酒亭記群公畫像記〉。本文所提及之宋代蜀籍學者著作存佚情況，均請參見《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文中一般不再注明。

<sup>13</sup> 《茅亭客話》卷七〈哀亡友辭〉引張及為亡友楊錫所作〈哀亡友〔楊錫〕辭〉「序」，頁二上（總頁946）。

<sup>14</sup> 參閱鄒重華：〈「鄉先生」——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八期（1999年），頁139–62。

<sup>15</sup> 沈驥等：嘉慶《綿竹縣志》，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卷三十九〈典籍志〉，頁一上、一下。

<sup>16</sup> 分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二，頁5038，5066；卷二百六，頁5265。

(1132)進士第一。《宋史·張九成傳》記，張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sup>17</sup>《孝經講疏》僅一卷，而張九成為其作解卻達四卷之多，則南宋時任奉古的著作尚存世，且為張九成所看重。

任玠(?-1018)學識廣博，人皆師仰之。曾應蜀守任中正之請，講學文翁石室。「大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sup>18</sup>後因蜀守凌策之薦，真宗賜以進士出身。《蜀中廣記》卷九十八記《任玠詩集》有一千二百首，今僅存一首，收入《宋詩紀事》卷九。<sup>19</sup>任玠和張逵與成都隱士黃休復相友，黃氏著有《益州名畫錄》和《茅亭客話》，多記唐末五代至宋初成都之事，且多涉遷蜀人士。他自稱江夏人，大概也是唐末五代入蜀之家。

蘇軾〈記郭震詩〉云：「蜀人任介〔玠〕、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sup>20</sup>蘇軾稱此三人為「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當非事實，否則張詠、任中正、凌策等治蜀官員不會大力推薦和任用他們，范鎮亦不會稱李旼為蜀中賢士。<sup>21</sup>蘇軾晚出，大約得之道聽途說。或蘇軾之言為反語，因他本人即為不羈之士。無論如何，蘇軾所記三人之交往，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郭震為成都廣都人，以詩知名，號「漁舟先生」，有《漁舟前後集》(又名《漁舟集》)，李旼曾為其詩作序。<sup>22</sup>

李旼等人亦講學受徒。成都楊損之甫冠，從李旼學。楊損之工詞賦，通《易》、《春秋》、《論語》。屢舉不利，於是自己也作起鄉先生來，「講授諸生，四方從學者不下數百人。每榜計偕、登第者甚眾」。後楊損之於元豐中試特奏，詔賜同學究出身而入仕。楊損之致仕後，「雍容里社，日與致政承議郎任傑漢〔一作漢〕公、承議郎楊武仲子臧游。其後楊咸章晦之以通直郎掛冠歸，即造其間，是為四老。唱和詩中可見矣」。楊審之因追念其父在生時與任傑、楊武仲、楊咸章之交誼，於普賢僧舍中建四老堂並繪像，以資紀念。<sup>23</sup>

<sup>17</sup> 卷三百七十四，頁11579。

<sup>18</sup> 《茅亭客話》卷十〈任先生〔玠〕〉，頁六下(總頁963)。

<sup>19</sup> 曹學佺：《蜀中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五九一至五九二冊，頁十一下(總頁581)；厲鶚：《宋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頁二下(總頁514)。

<sup>20</sup>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十八，頁2130。

<sup>21</sup> 參見范鎮：〈載酒亭記群公畫像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頁六下至七上(總頁146-47)。

<sup>22</sup>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百十八〈郭震傳〉，頁三上、三下(總頁1821-22)；南宋人(撰)、費著(修訂)、謝元魯(點校)：《氏族譜》，載《巴蜀叢書》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郭氏〉，頁249。

<sup>23</sup> 郭印：〈浣花四老堂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九，頁三下(總頁513)。

永康軍導江人代淵(985-1057)，字蘊之，一字仲顏，自號「虛一子」。稍長，從李旼授經，從張逵為文章。中進士甲科，以祿不及親，歸鄉授徒，從學者眾，黃庭堅譽為「蜀之大儒」。<sup>24</sup>代淵「深探《易》性命之理，作書二十篇，紬復而推原之。《易》家取為雋腴」。田況治蜀(仁宗慶曆八年至皇祐二年[1048-1050])時，盡取其書奏之朝廷，仁宗異之，即家廬拜祠部員外郎。北宋名士宋祁與代淵同登天聖二年(1024)第，「知之也熟」，故應其子之請，為代淵撰銘。<sup>25</sup>代淵著有《易論》(《周易旨要》)、《春秋義》、《總義》、《佛老雜說》等。

普州馮某(991-1065)，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溫如、李旼涓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為其高弟」。<sup>26</sup>

成都蒲遠猷(1011-1092)曾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sup>27</sup>任維翰為成都鄉先生，與代淵同時。成都雙流章督(993-1068)未冠治經術，往來成都，求師質問大義，亦從任維翰學，「得其要旨妙論」。<sup>28</sup>章督博通經學，尤長於《易》、揚雄《太玄經》。<sup>29</sup>

永康軍青城人何中「任道晦處，無意官祿，以聚書為能，以賦詩為樂。蜀之耆儒李旼涓卿、戈〔任〕淵仲顏皆與之友」。<sup>30</sup>

以上為現存資料所能描述之北宋前期西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情況，這個學術圈基本上是以樂安先生任奉古及其弟子為主而形成的。有學者將其稱為「樂安學派」，<sup>31</sup>可補《宋元學案》之闕。

<sup>24</sup> 蒲遠猷：〈自撰墓誌〉，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七，頁九下至十下(總頁256)；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二十四〈蒲仲興〔遠猷〕墓碣〉，頁275。

<sup>25</sup> 宋祁：《景文集》，《百部叢書集成》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五十九〈代祠部〔淵〕墓誌銘〉，頁十六下至十八上。

<sup>26</sup> 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刊本，卷三十九〈秘書丞馮君墓誌銘〉，頁291。

<sup>27</sup> 蒲遠猷：〈自撰墓誌〉，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七，頁九下至十下(總頁256)；《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四〈蒲仲興〔遠猷〕墓碣〉，頁275。

<sup>28</sup> 呂陶：《淨德集》，《百部叢書集成》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二十八〈沖退處士章督行狀〉，頁三上至四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百四十四〈人物·何維翰傳〉記：「何維翰，字叔良，成都人。南省不第，遂不復應舉，居鄉里，以教導為事。薛簡肅奎薦其文行，賜粟帛。韓魏公琦安撫劍南，時蜀大旱，維翰募民間，得米千斛以助賑濟。琦嘉之，薦授四門助教，辟府學說書。」(頁十五下〔總頁4378])薛奎於仁宗天聖四年至六年(1026-1028)知益州，其時任維翰的學生蒲遠猷為十六至十八歲。何維翰很可能就是任維翰，「何」乃「任」之筆誤。

<sup>29</sup>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章督傳〉，頁13446-47。

<sup>30</sup> 《淨德集》卷二十五〈何君〔敏〕墓誌銘〉，頁九上、九下。

<sup>31</sup> 參見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頁19-21。

本期士人學術圈之特點：一是規模較狹小；二是主要由師生、同門關係形成；三是多為民間人士或較長時間居於民間，以講學授徒為業(如樂安先生任奉古及其門人李旼、張逵、任玠、廣凱，再傳弟子楊損之、代淵等)；四是學術交遊基本上局限於本地，與域外學者少有交流，其學術影響亦限於本地。將其與北宋中期學術繁榮的景象聯繫起來考察，表明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盪時期之後，四川的學術正處於恢復和重新起步的階段。

表一：北宋前期士人學術交遊圈

姓名	地區	學術交遊關係
任奉古	成都	門人：李旼 張及 張逵 任玠 楊錫 廣凱 再傳弟子：楊損之 代淵 普州馮某 楊繪 蒲遠猷
李旼	成都華陽	任奉古門人，與任玠、張逵、張及、楊錫結為「文學友」。 講友：郭震 何中 門人：楊損之 代淵 普州馮某
張及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張逵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門人：代淵 講友：黃休復。
任玠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門人：普州馮某 講友：郭震 黃休復
楊錫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廣凱	？	任奉古門人 門人：楊繪*
黃休復*	成都	講友：任玠 張逵。
郭震*	成都廣都	講友：李旼 任玠
何中*	永康軍	講友：李旼 代淵
楊損之	成都	李旼門人 講友：任傑 楊武仲 楊咸章
代淵*	永康軍導江	李旼、張逵門人。 講友：何中 門人：蒲遠猷*
任維翰	成都	門人：蒲遠猷 章督*

注：凡帶\*者，屬唐、五代遷蜀家族。

在北宋前期的學術交遊圈中，有幾位學者與中期的士人學術交遊圈有關係。與李旼、代淵為友的永康軍何中，其孫何大章與呂陶為姻親；郭震所屬的成都廣都郭氏與諸多學術家族有婚姻關係；而楊繪、蒲遠猷及章惇則亦為北宋中期士人學術圈中之人。

## 北宋中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本期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核心：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梓州文同和成都呂陶

自張詠治蜀以後，歷任治蜀官員亦都興學薦士，配合朝廷科舉取士名額的不斷擴大，蜀中士風漸變，讀書求仕蔚然成風。<sup>32</sup>至北宋中期，文人學者大量湧現，士人學術圈子急劇擴大，此時居於核心地位之學者有華陽范氏、眉山三蘇父子、梓州文同、成都呂陶。

成都華陽范氏為宋代四川著名學術家族，兩宋間出了不少著名學者。范氏同兩宋蜀籍重要學者多有交往，又與不少學術家族通婚。

范鎮(1008-1088)是范氏家族崛起的關鍵人物，也是第一位著名學者，由於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其知名度亦高。蘇軾云：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司馬光)、景仁(范鎮)。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sup>33</sup>

三蘇父子自蜀守張方平於仁宗嘉祐間(1056-1063)推薦入京，再經歐陽修舉薦於朝，於是名動天下。三蘇揚名以前，蘇洵已與蜀中士人有所交往；揚名之後，更與諸多蜀士建立了學術關係，成為北宋中期蜀士之核心人物。

范鎮與蘇洵為益友，蘇軾從其遊，關係十分密切。范鎮逝世後，蘇軾為其撰墓誌銘。蘇軾與范氏一門四代相交，與范鎮三子百嘉、從子百祿、從孫祖禹、曾孫范沖(祖禹長子)亦都厚善，過從甚密。<sup>34</sup>蘇轍亦與范鎮及其子孫輩交往密切，詳見氏著《樂城集》。范氏與蘇氏之婚姻關係，則連綿兩宋。

<sup>32</sup>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探討〉，頁54-90。

<sup>33</sup> 《蘇軾文集》卷十四〈范景仁〔鎮〕墓誌銘〉，頁435。

<sup>34</sup> 同上注，卷五十〈答范蜀公十一首〉、〈與范子功〔百祿〕六首〉、〈與范子豐〔百嘉〕八首〉、〈答范純夫〔祖禹〕十一首〉、〈與范元長〔沖〕十三首〉，頁1446-63。並參見范祖禹：《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〇〇冊)卷二、卷三范祖禹與蘇軾唱和詩(總頁96-110)。



文同(1018-1079)字與可，自號「笑笑先生」，因為漢文翁之後，又世稱「石室先生」。<sup>35</sup>文同曾祖彥明、祖廷蘊、父昌翰「皆儒服不仕」，文同幼志於學，中皇祐元年(1049)進士第。<sup>36</sup>文同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博學多才。經史之外，雖星經地理、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妙，摸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是北宋中期著名蜀籍學者。文彥博守成都(慶曆四年至七年〔1044-1047〕)，頗贊賞文同，以文同之文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時文同尚未中第。司馬光、蘇軾尤敬重文同，光曰：「與可襟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sup>37</sup>文同有《丹淵集》四十卷存世。南宋慶元元年(1195)，為文同編集刊行的家誠之云：

湖州〔文同〕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彥博〕亦為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抃〕則至于嘆服，荊公〔王安石〕、蜀公〔范鎮〕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為人可知矣。<sup>38</sup>

蘇軾自稱為文同從表弟，<sup>39</sup>《蘇軾文集》中有關文同的篇章頗多，反映了兩人極為密切的交往關係。《丹淵集》附錄亦收錄了不少蘇軾所寫有關文同的詩文，其〈書與可墨竹並序〉云：「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sup>40</sup>蘇軾與文同有姻親關係，《樂城集》中涉及文同的詩文亦不少。

范百祿與文同同登仁宗皇祐元年(1049)進士第，百祿為其撰墓誌銘，稱凡與文同遊者，「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sup>41</sup>

呂陶(1031-1107)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蔣堂治蜀時(仁宗慶曆三年至四年〔1043-1044〕)，呂陶為石室(成都府學)生，蔣堂贊其文乃「賈誼之文」。神宗皇祐五年(1053)登進士第，熙寧間復登制科。歷官殿中侍御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仕神、哲、徽三朝，知名於時，曾入元祐黨籍，有《淨德集》傳世。王梓材在《宋元學案》卷九十九〈蘇氏蜀學略·修撰呂先生陶〉案語中云：「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為川

<sup>35</sup> 漢文翁之後留居於蜀，至蜀漢、西晉時，文立徙巴之臨江，從學於著名學者、陳壽的老師譙周，門人推為顏子。其後又徙梓州永泰之新興鄉新興里。

<sup>36</sup> 范百祿：〈文公〔同〕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二十二，頁二十三下(總頁321)。

<sup>37</sup> 《丹淵集》，附錄，司馬光：〈小簡〉，頁310。《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同傳〉將司馬光此段話置為文彥博語，當為刪削之誤。

<sup>38</sup> 《丹淵集》，卷拾遺，家誠之：〈跋〉，頁309。

<sup>39</sup> 《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祭文與可文〉、〈黃州再祭文與可文〉，頁1941-43。

<sup>40</sup> 《丹淵集》，附錄，頁3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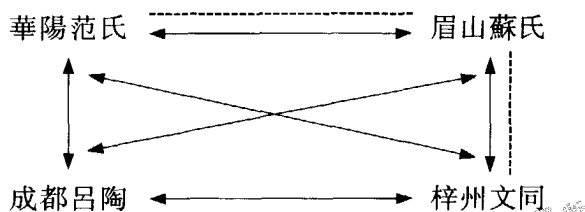
<sup>41</sup> 范百祿：〈文公〔同〕墓誌銘〉。

黨羽翼，則亦蜀學之魁也。」《宋元學案》列呂陶為蘇軾同調，呂陶又與周敦頤有交往。<sup>42</sup>

呂陶與范鎮有交誼，范鎮退休，呂陶撰七律〈和寄景仁致政侍郎〉云：「文章道德有源流，進退恬然信自由。身在禁林方倚望，年侵老景便歸休。素雲收雨還層岫，勁柏凌霜茂晚秋。何日家山縱吟賞，閒中情味更優游。」<sup>43</sup>范鎮因反對王安石新法，於神宗熙寧三年(1070)被迫致仕，時年六十三歲。<sup>44</sup>呂陶對待新法的態度與范鎮同，此詩既為頗負時望的范鎮不得不離開朝廷而感惋惜，又對其表達了安慰之意。呂陶另撰有五言古詩〈送翰林范侍郎〉數百言，進一步表達安慰、贊賞之意。范鎮回四川探親，呂陶又以七律〈和周簡州寄范蜀公三章〉贈之。<sup>45</sup>

呂陶與文同相友，《淨德集》中有〈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寄題洋川與可學士公園園十七首〉、〈用與可韻為湖亭雜興十首〉等，<sup>46</sup>反映兩人的交誼。蘇軾〈文與可畫贊〉云：「友人文與可既歿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贊之。」<sup>47</sup>

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文同和呂陶的關係，可以下圖顯示：



注：帶箭頭實線表示相互交往關係，虛線表示婚姻關係。

范、蘇、文、呂互為學友，相互間都保持著深厚的友誼乃至姻親關係，他們構成了北宋中期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核心。

<sup>42</sup>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王梓才、馮雲濠、何紹基(校)：《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四版)，頁1866-67；《淨德集》卷二十九〈送周茂叔殿丞並序〉，頁二上至三下。關於呂陶的學術思想，可參考《宋代蜀學研究》，頁65-68。

<sup>43</sup> 《淨德集》，卷三十七，頁三上。

<sup>44</sup> 胡昭曦：〈宋代「世顯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載胡昭曦：《胡昭曦宋史論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86-319。

<sup>45</sup> 分見《淨德集》，卷三十，頁八上至九上；卷三十五，頁四下至五上。

<sup>46</sup> 分見卷十四，頁九下至十上；卷三十八，頁一上至四上。

<sup>47</sup> 《蘇軾文集》，卷二十一，頁613-14。

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在學術上的成就或後世所獲得的評價，與他們在學術圈中所處的地位不一定成正比。華陽范氏以史學著稱，眉山蘇氏以文學知名，他們在宋代的聲望與學術成就，與其在士人學術圈中的地位相當。而同樣居於士人學術交遊圈核心地位的文同和呂陶，情況就有所不同。文同多才多藝，為蘇軾和蘇轍兄弟、文彥博、司馬光、趙抃、王安石、范鎮等同時期最著名的學者和名相所稱賞及與之交誼。呂陶歷仕三朝，官位崇高，後世稱為「蜀學之魁」。二人之聲望都很高。但二人在學術上的影響及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則不及他們在當時士人學術交遊圈中的地位顯要。由於前後世的評價標準會有變化和差異，以及學者著述存佚情況的不同，都會導致某學者在當時及後世的學術地位出現錯位。而研究士人學術交遊圈，正好可以為評價一位學者在歷史上的學術地位提供另一個機會。下述宇文之邵和鮮于侁二位學者，就是極好的例子。

#### 圍繞范氏、蘇氏、文同和呂陶的學術交遊圈(上)

宇文氏為宋代四川詩書名族，<sup>48</sup> 范鎮為漢州綿竹房的著名學者宇文之邵的母舅。宇文之邵(1029-1082)字公南，號「止止先生」，嘉祐二年(1057)進士，是宋代四川重要學者，為范鎮、司馬光所敬重。<sup>49</sup>《氏族譜》並稱，程珣知漢州時，其子程顥、程頤曾從宇文之邵遊。此說確否未可知，但程珣請宇文之邵典漢州學，足可證明程珣是很看重宇文之邵的。<sup>50</sup>《宋元學案》稱宇文之邵為「蜀學之先」。<sup>51</sup>文同與宇文之邵亦有交往，曾有詩贈之云：「從來綿竹多賢者，唯是揚雄識壯夫。」<sup>52</sup>呂陶與宇文之邵年齡相仿，自少便與之交遊。呂陶《答宇文公南》詩云：「少年從君游，于今已頭白。逡巡三十載，光景如昨日。追懷當時事，感慨橫胸臆。賢侯在泮水，多士凡數百。探道先淵源，學文重氣格。君常露華采，流品推第一。西南有豪俊，自此貴名出。」<sup>53</sup>宇文之邵後裔嘗編輯其遺文為《止止先生宇文公集》，並請南宋蜀籍著名理學家魏了翁作序，了翁稱宇文之邵「名震京師」。<sup>54</sup>該集今已不存(僅存詩一聯及文二篇)，使我

<sup>48</sup> 參見王德毅：〈宋代成都宇文氏族系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6期(1991年)，頁81-89。

<sup>49</sup> 《氏族譜·宇文氏》，頁266；《宋史》卷四百五十八〈宇文之邵傳〉，頁13449-50。

<sup>50</sup> 程湛輯程頤：《程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私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子部第3冊，卷四十六〈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頁三下至五上(總頁698-99)。

<sup>51</sup> 《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頁147。

<sup>52</sup> 《丹淵集》卷十三〈寄宇文公南〉，頁129。

<sup>53</sup> 《淨德集》，卷三十，頁二上。

<sup>54</sup>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以下簡稱《鶴山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五十五〈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頁467。